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笔耕天下: 舒淳文集: 小说人生·纪实人生·创意人  
生/舒淳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08. 1  
ISBN 978-7-220-07555-1

I. 笔… II. 舒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6477 号

BI GENG TIAN XIA SHU CHUN WEN JI JI SHI REN SHENG

笔耕天下

舒淳文集: 纪实人生

舒淳 著

责任编辑  
封面设计  
技术设计  
责任校对  
责任印制  
封面题字  
摄影

插图:

出版发行

网 址

发行部业务电话  
防盗版举报电话

印 刷

成品尺寸

印 张

字 数

插 页

版 次

印 次

书 号

定 价

李洪烈

魏晓舸

戴雨虹

叶 勇

李 剑 孔凌凌

流沙河

周金祥 李天社 郝丽颖

李开杰 邓梦飞

唐少云 彭小柯

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槐树街2号)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<http://www.booksss.com.cn>

E-mail: [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](mailto: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)

(028) 86259459 86259455

(028) 86259524

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170mm×240mm

23

390 千

6

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0-07555-1

120.00 元 (全三卷)

■ 版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

电话: (028) 86259471

序

## 春秋之笔，直言心志

李洪烈

弹指一挥间，我与舒淳先生已认识近 20 年。那时，我俩皆年富力强，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向往，也想干出一番业绩。其时，他正在撰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，其主人公是出自他家乡大巴山的一位传奇英雄——王维舟。王维舟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很陌生，但在 20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，却是一个名震四方的重量级人物：留学苏联时聆听过列宁的演讲；是川陕苏区的奠基人，被誉为“川陕的刘志丹”；在他 56 寿辰的 1942 年 6 月 3 日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朱德的贺信，林伯渠、贺龙、关向应、高岗、徐向前、林彪亦特电致贺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寿辰……

我那时刚刚入川，就职于四川人民出版社。我选择了这一题材，向舒淳约稿，还随他到那个遥远的、尚未脱贫的小县宣汉体察民情，并与县长廖杰文有多次恳谈。

舒淳热爱那个虽然苦寒而民风淳朴的偏僻一角，那里有他熟悉的山水、草木，有他少年时的记忆与梦想。他也受到当地领导和许多乡亲的礼待与推崇。辛劳两年，舒淳的大作以《名将轶事》命名，并以精装、平装两种版本出版，受到王老生前的战友、部下以及家属的好评。宣汉县一次性就购买了 4000 册，并将其选为该县整党参考读本，迄今仍有精装本陈列于王维舟纪念馆。

据悉，今年是王维舟诞辰 120 周年，有关方面要求修订再版《名将轶事》，以告慰一代名将的在天之灵。

此次是我与舒淳的“第二次握手”。我既看重这一缘分，又喟叹人生苦短。20 年了，我仍在“为人做嫁”，而舒老兄早已“北伐”，以笔作刀枪，从事“商战”，据说已经脱去“穷秀才”外衣，荣膺“中国十大创意专家”桂冠。近日在京城与他相见，他到“川办”来看我，为我接风，其气势与气氛，自与当年在小城宣汉见面时不可同日而语。

序

春秋之笔，直言心志

舒淳文集以《笔耕天下》冠名，由我出任责任编辑，这对我是一种信任，也是一种鞭策。舒淳在商海搏击多年，“发达”了仍不忘旧好，不忘老友，也是其文人情结的回归，或称为延续。

我以为本卷“纪实人生”的特色为：直面生活，并参与其中，敢于揭示历史的真相和剖析人性的善恶，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，弘扬民族精英的浩然正气。舒淳曾谋职巴金文学院，他将巴老的“讲真话”、“把心交给读者”的教诲，贯穿其文稿中，其真话、真情与真心渗入字里行间。

《苦儿之梦》，作者筹划孤儿院，推动并实践了一个致富农民的梦想：即物质、精神的双重富裕。

《小人物告状》是用文人的一支笔，打倒了一个恶吏。作者不仅是讼案的旁观者、记录者，还卷入诉讼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《红区秘事——川陕苏区红军肃反纪实》原作20万字，《西南军事文学》选发了近7万字。舒淳亲自跑到那荒凉的坟山，发掘这一史实花了一年功夫（所著《永远的苦草坪》也出自这一时期），远去的故事惨烈、凄婉，令人震惊，又发人深省。

《走出巴人洞》是老县长廖杰文的故事：在社会进步到“盛世”的今天，革命老区还生存着“山顶洞人”式的群体，一任“父母官”的责任有多大？廖县长用行动兑现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与承诺。

《绿色无字碑》是关于一棵树的故事，准确地说是彭德怀元帅和他家乡一棵重阳木的奇闻：重阳木即将倒在利斧下，彭元帅怒下“禁伐令”，斧迹斑斑的大树得以逃过一劫，而彭元帅却倒在政治的斧头下。而今，在大树下乘凉的乡里人深情地尊它为“元帅树”、“彭公树”。此为舒淳深入生活的成果，由此发掘出一大重要史实。他亲自为湘潭重阳木申办了“中华名树”的称号，以寄托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无限情思。

季克良和王大中分别是茅台集团、长岭集团两大国有企业的领军人物，舒淳在与这两大品牌的长期合作中，感受和记录了他们的人格魅力与卓越成就，因之，《国酒大师季克良》和《树碑》读来感人至深，令人振奋。

《茅香天下之谜》与《初访百草园》、《在咸亨酒店里》均为舒淳在文化苦旅中的随笔、随想与随思，文采与文思齐飞，视觉共感觉一色。

《舒淳文集》之“小说人生”卷、“创意人生”卷皆有自序与推介，在此恕不赘言。一介书生从文学创作起步，走向文化创意产业康庄大路，并在京城立足，收获颇丰，实属罕见。可喜可贺！



序：春秋之笔，直言心志……（李洪烈） / 1

## 上 篇

苦儿之梦…… / 3

此文开启了笔者的文学与纪实、作家与策划人“合二为一”的人生体验，出发点是跟踪一个人及其所为之事，以采写一篇文学作品，谁料却衍生了若干副产品，即成就了一个新闻人物及其闻所未闻的新闻事件：“袁清和是八亿农民中第一个从事这项事业的人，也是建国以来首创这一事业的共和国公民；如果上溯几千年，他也是东方古国第一个从事这一壮丽伟大事业的普通农民。这就是当代农民的精神，这就是当代人的风格。”

拓荒者的慈爱…… / 56

《成都晚报》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，连载了以《拓荒者的慈爱》为题的《苦儿之梦》续章，其影响波及海内外。

小人物告状…… / 80

始于故乡的一个传闻，因好奇或愤愤不平而抽身探访，后来身不由己地深深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讼案，当案情进入扑朔迷离、险象环生阶段，原告中的男女主人公竟躲藏在笔者家里。文人的忧患意识和笔杆子里喷涌的正义之火为捍卫公理、挑战邪恶

而纵横激荡。案件尚未终裁而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文稿已随《大众文艺》进入事发地，人们争相抢购、传阅，一时洛阳纸贵。

### 红区秘事

——川陕苏区红军肃反纪实…… /106

这是一座坟山，掩埋着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：20世纪30年代的大肃反。中国“左祸”为时之久，其状之烈，令人发憷。几十年后的拨乱反正、平反冤假错案追溯到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”。“当我肃立在红军墓地前，我的心在流血、在呻吟、在呐喊。也许，这是世上最寂寞的墓地了，只有山风为它唱挽歌”。这些深埋在黄土地下的身躯宛若秦俑，虽历经沧桑仍灿烂有光。它是不屈灵魂的再生，它是一代民族精英长久沉默后的爆发。

## 下 篇

### 走出巴人洞…… /163

宣汉，由宣扬汉帝之威德而得名；樊哙，则得名于樊哙将军。宣汉县长廖杰文赴蛮荒之地樊哙探寻现代“山顶洞人”。廖用足迹实践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，在一次次访贫问苦中，他被山石击倒，留下终生伤痛。他老了，病了，人民面对一位佝偻的长者，还尊称为“廖县长”。《四川日报》为此发表社论：足迹写出的政绩。

### 绿色无字碑

——谨以此文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…… /169

朋友，你听说过为一棵大树“平反昭雪并加冕”的故事吗？湘潭重阳木深藏秘闻：庐山会议前，彭德怀回乡考察，面对挥斧砍树的乡里人，怒下“禁伐令”；稍后他却被政治的斧头砍倒。而今斧迹斑斑的重阳木却绿荫如盖，巍然屹立。在大树下乘凉的乡里人深情地称它为元帅树：“彭总救树，是救民，更是救国！”

## 国酒大师季克良

——我所认知的够交情朋友..... /173

季克良是个公众人物，他是国酒大师，又是茅台的形象代言人。本文记述了一个满头青丝的学子，如何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成为两鬓飘雪的长者，成为国宝级专家的陈酿之旅。

## 树碑

——王大中的绿色文化精神..... /179

塑造了长岭集团老总王大大的大树情怀与大树精神。

## 茅香天下之谜

——中国茅台酒与世博会..... /182

马年岁末，笔者应邀飞赴旧金山，走近遥远的1915年，意欲见证茅台前辈跨洋夺金的精彩与辉煌。旧金山，名不虚传的一座金山，深埋着历史真相与人文真金，由此在《南方周末》公示了茅香天下之谜。

## 大树礼赞

——寻访中华100棵名树..... /187

“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。”长岭绿色志愿者开启的“红色长征”，是一种人文关怀，是对生态文明的呼唤和实践。

## 初访百草园..... /190

应为随笔，一人，一地，一事之感言。

## 在咸亨酒店里..... /191

咸亨酒店是童年的记忆，是周树人的实践；为此慕名而至，去寻访曲尺形酒柜，去品味茴香豆，去找寻闰土和孔乙己们。

## 家珍乃“国珍”

——拜谒彭家珍大将军专祠..... /192

一位被孙中山、毛泽东誉为“收功弹丸”、“永垂不朽”的英

烈彭家珍，是成都市的一张文化名片。为何烈士故乡的“彭大将军专祠”，竟被人久久遗忘？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！

名将轶事（长篇选载）…… /194

一部已独立成书的纪实长篇，此卷选取了8万余字。它记述了一位被毛泽东誉为“忠心耿耿，为党为国”的革命家王维舟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旅程。“永是火车不落尘，反清反帝到而今，爱民爱党心如火，名将从来多善人。”谢觉哉老人的贺寿诗彰显了王维舟一生的光辉。



## 上 篇

---

给我一支笔，  
我也想撬动地球，  
并回报社会一个惊喜。

## 苦儿之梦

一个偶然的机，我认识了一个人，一个奇特的人。那次相遇留下了难忘的记忆：我旅经济城，正午我到一家酒店小坐，酒菜刚上桌，我扭身去抽筷子，一个衣着褴褛的“小黑人”神速地走上来，他那黑黝黝的小手抢走我盘中的3块猪排……

我火了：“是谁家的小孩？”

店内的喧嚣声戛然而止，食客们齐刷刷地探头望着我和“小黑人”，“小黑人”旁若无人地大口大口地吃将起来。跑堂的店员怒气冲冲地上前，伸手揪住了“小黑人”的耳朵，提高调门骂了起来：“小杂种，有人生无人教。滚！”

“同志，别吓他，是我的娃娃……”一个山里人起座用手护住被拉成兔耳朵样的“小黑人”。那人又回身对我歉疚地笑笑，“同志，你的菜，我赔……”他撤走我桌上的几盘菜，并吩咐店员重新给我上菜。

我点燃一支烟复又入座。不时地打量山里人和他那野气的儿子，心中很是纳闷……

“小黑人”一身油污，瘦瘦的脸，手指甲又长又脏。他坐在穿着讲究的山里人身边，只顾埋头吞咽。山里人不停地往他碗里夹菜，并亲热地询问：“你叫啥名字？咋一个人跑出来？”

“小黑人”仰面望着山里人，他想说什么，可是嘴里却胀鼓鼓的。少顷，他舒了一口气，嗫嚅道：“我叫黑娃。我爸我妈都死了……”

“你没有其他亲人？”

小黑娃沉静片刻：“有个外公，他老了……”说着，他啜泣了。

“黑娃，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射洪县小渔坝。”

山里人将黑娃一下搂在怀里：“我们还是老乡啊。黑娃，等我办了孤儿院，你跟我过日子……”

小黑娃紧紧抱住山里人，似乎害怕再失去什么。他的肩胛在抽搐。我举杯的手在空中凝住了。店内也静悄悄的。

我确实吃了一惊，向山里人投去羡慕的目光。他约40出头，戴一顶深蓝色鸭舌帽，穿鼻烟色花呢西装（未系领带），白衬衣的领圈上已染了一层黑斑。他很结实，粗犷，气色红活，激动时鼻尖不停地冒汗；脸庞上的皱纹很深，宛如磨盘上的槽壑一样。说话时带着川西北山乡浓重的方言土音。

我试着和他攀谈。

他叫袁清和，是个农民。他靠勤劳致富了，要遂一件心愿……

### 一、小人物的举动，也能令世人叹为观止； 然而，外界的反响却迥然不同

时令已进入1985年初春，川西北山乡残冬的余寒依然料峭。

此时，涪江岸边的小渔坝却分明被春意盎然的活泼气氛所笼罩。小渔坝又名金星乡，据考证这儿曾放过金光四射的“高产卫星”。眼下，墨绿色的江水缓缓地流，渔人划着小船向静静的河面撒开葵花扇样的大网，羽毛黑亮的鱼老鸱在船头舒翅小憩。

小渔坝背靠横山，那是座秃了顶又蓬生青丝的老年山，一条羊肠子石板路顺山势蜿蜒而上。山上散落着的户户农舍被春树和翠竹环抱。一只只山雀鸣叫着，在银灰色的电线上飞来窜去，像五线谱上欢跳的音符。

一向沉寂的小渔坝在近日里掀起了不同凡响的热潮。事情始于1985年2月2日，一大早，省电台播出了一则新闻；接下，各大报、电视台也都从不同角度发布了同一消息。当乡下人捧读着姗姗来迟的报纸时，眼里闪烁着愉悦、惊诧的光亮：

幼年流浪的古城县金星乡农民袁清和致富后，投款在德阳市兴办儿童福利院；他还每年提供费用3万元，收养当地孤儿，并把他们培养成才……

——《人民日报》1985年2月2日

袁清和勤劳致富后，尽管他一家还身居陋室，却没想到自家修高房瓦屋，想到的却是为失去双亲的儿童谋利益。他于今年年初，向德阳市委和市有关部门提出了私人开办儿童福利院的打算，当即得到支持和鼓励。以后，仅用20多天时间，他已联系落实了暂时租用的房屋，购买了入院儿童用的床、棉絮、蚊帐等生活用品，招聘了教师、医生、保姆和厨师，做好

了春节后开院的准备工作。

——《四川日报》1985年2月2日

农民袁清和兴办儿童福利院的消息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，人们怀着钦佩的心情，很想知道袁清和其人其事。日前，记者访问了他。

他说：“我自己就流浪过，是一位石匠收留了我，教我取石鏊磨的手艺。后来又学会了土木建筑和开压路机、开汽车的技术。感谢党的政策好，我有了钱，当了经理。但是这么多年总有一件心事装在我脑壳里头——我要办个儿童福利院，使那些失去父母的儿童有良好的生活学习场所。”接着他说，还在他刚刚自立的时候，早年的孤苦使他一看见流浪儿心中就有种难言之痛。他曾在车站、码头和饭馆多次周济过失去亲人的儿童，访问过劳改农场的青年罪犯，至今还有一些经他资助就业的孤儿给他写信。他深感孤儿在成长中的困难，弄得不好，还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。这使他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一种责任……

——《德阳报》1985年2月2日

“嗨哟哟，每年拿出3万元，十年该拿多少？”

“小渔坝才做了一场噩梦，未必又有人要放一颗金光光的‘卫星’？”

“世事如棋局局新罗，怪哉，奇哉，壮哉！”

乡民们在惊叹、疑惑之余，又滋生一种满足和自慰。默默无闻的金星乡在地图上寻不到芝麻粒那么大一个圈儿，且有多年没在党报上露脸了，而今上报纸又上电台，名传三乡五镇，多光彩荣耀！稍后，人们又似乎觉察到什么，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，寻访起那位姓袁名清和的“大富翁”。

袁清和？哪个叫袁清和？小渔坝仅几百号人，谁家有几男几女，哪家男人和女人吵嘴，甚至脸上有被男人（或女人）抓伤的新痕也了如指掌。再说近年小渔坝人的日子虽有很大起色，却仍没有得到“赵公元帅”的充分信任，穷困还像黑影一样拖在他们身后。为此，乍听一个农民每年白白地从腰包里掏出3万元钱，犹如听到天方夜谭式的神话。

后经老辈子翻查脑子里的花名册，才依稀记起那个早年出走的流浪儿……

袁清和确是小渔坝土生土长的农民。在故乡的土地上，他曾做过一个个苦涩的梦：想得到一砣红苕，或一碗菜汤；想不挨打，或捆腕的绳子松活一点；想有一间茅屋，或一处避寒之处……他的梦想被现实的铁拳头击得粉碎，他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。

今天，他又奇迹般地复出了，无异于基度山伯爵又出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。

他不是为复仇，也不是为了炫耀。金钱，没有锈蚀他的灵魂。他从文人笔下的自私、狭隘、保守的小生产模式中挣脱出来，给世人以崭新的亮相。他斗大的字不识几箩筐，更不可能去熟读马卡连科的《教育诗》，他却饱蘸心血，想在人生的路上写下一行行燃烧的诗篇！

在小渔坝，有人对此事的反应是异乎寻常的。

其一是昔日的“书记官”，而今满脸晦气的下台干部黄书记。他下榻在古槐树下的一幢青瓦红砖的独院里。那是小渔坝时至今日仍最气派豪华的宅第。

黄书记吃了一辈子政治饭，当了近二十年大队书记，公社革委会主任。可别小看它的品位，按地盘算相当于乡长，按人口算相当于军长，而且上头的上头都有他的关系，真可谓“小国之君”。他年逾五十了，面颊上那白皙滋润的皮肉已随头上那顶小小的乌纱帽一起消失了，双眸中那威严、冷峻的神色也随他胯下那把金交椅一起不复存在了。

那日，天刚亮，他从挂在堂屋中的纸盆喇叭里听到了袁清和的事，他跟跄地跨进堂屋，两只无神的眼睛直盯着纸盆喇叭，双手护着耳轮屏心敛气地听……难道说真是这个冤家？要是在往常，他定会从牙缝里挤出他的口头禅：“哼，臭虫能掀开铺盖？”而今大势已去。虽然乡下人还称他“黄书记”，可那语气，那神态分明带着虚假的应付，带着辛辣的嘲讽。

他闷坐在竹椅上，不断气地抽烟。在他看了报纸后，脸上枯萎的皮肉剧烈地抽搐起来，他预感到一种无法估计后果的不祥之兆已迫近。近年来，他总是惶惶不可终日，总是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压在他干瘪的胸脯上，令人喘不过气来。是年老体衰而出现的气血亏虚？是艳福太多而留下的阴阳失调？还是一种政治的、历史的冲击波再度袭来？

再有就是袁清和的父亲。袁大爹轮流在儿女家吃饭居住。现时，他和大儿子长寿一家人挤在一起。这是一片简陋的农房，被一片葱郁的翠竹包围着。他瘦长个子，背脊有些弯曲，脸上网着又细又密的皱纹，手背上的筋络像蚯蚓样的突暴着。早上，他也听了广播，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当大儿子长寿告诉他确实是说的弟弟清和的新鲜事，老人的喉咙忽地堵塞了，下巴微微颤抖着，半晌才说出话来：“呵，呵，老三的名字又上电匣子了？”

袁清和又上广播了。过去，他只能在大批判的喇叭声中出现，在黑牌上看到，在公安局的卷宗里储藏（当然，他原来不是这个名字）。老人话

语中的“又”字拖得很长，带着颤音，饱含着他的痛苦、折磨和挣扎。

上月，他曾收到了三儿的来信，信中提到了这件事。

这是一封托人代笔，又确是传递三儿心声的信：

爹：

你老人家并哥嫂安好！

儿有两个月没有来信请安，你老人家又要打我鞭子了。我的牛脾气爹是知道的，忙起公事来，定要舍身忘命。近来我很忙，也很累，每天上两个班，白班连中班。形势这么好，我要多出力，多挣钱。

在奸臣当道的年月里，我逃跑、流浪、乞讨，住岩洞、歇席棚，受尽了人世间的苦和罪。感谢党的政策好，我致富了。但这么多年总有一件事放不下：我要办个孤儿院，使那些失去父母的流浪儿也能上学、读书、享温饱。

过去，我总是责怪自己无力相助。我常想，我要是有能耐收养他们该多好啊！

爹，我高兴地对你说，我已有“六位数”的存款了。这些钱是汗水换来的，是富民政策奖赏给我的，也就是说是干净的。爹，你老放心，我不会再挂黑牌子，也不会再坐大牢了。除非那帮奸臣又僵尸复活。

钱是身外物，我要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我的这个愿望盼能得到爹以及哥嫂的宽容和支持。

爹，听大哥带口信说，你老又病了，常吐血。我想这是你一辈子操劳、忧虑所致。你要放宽心、多保重，你老的大恩大德我是永远忘不了的。小时候，我太野了，太不懂事了，至今我还失悔得很。待我稍稍空闲一点，我定会回来看望你老人家（发信时，我已寄出50元钱，查收）。

听大哥口传，家中房屋破旧、狭窄，要盖红砖大瓦房，盼我支持。我是在生活上周济家里人的，而盖房的事请哥嫂自行筹款，量力而行。政策这么好了，还不能凭双手创出家业？

又及：春节快到了，请家人代我到奶奶、妈的坟头上烧一炷香，敬一捧纸。孩儿我在远天远地向两位屈死的老人叩头下跪……

## 二、翻开主人翁生命史上最初的日历，是那样 童稚、凝重，甚至带着几分奇异和荒唐

苍郁的横山下，有一片变幻莫测的世界。那是一湾山塘。

彩练般的山溪水从头奔流而下，落入山塘里，溅起细珠点点，如烟，如雾；塘水随阳光照射而变化着，或苍翠，或淡墨，或靛蓝，绚丽多姿。

一日午后，山塘水映着蓝天，映着青山，映着雁阵，也映着一群光屁股孩子的笑脸……

袁应龙（袁清和原用的姓名）和他的同学像一尾尾鱼儿在水晶宫里遨游。

小应龙是在纺车的咿呀声中迎来庆解放的锣鼓声、鞭炮声的。大山，是乡下孩子的摇篮；锄头、扁担，是乡下孩子的“玩具”。小应龙常和大哥长寿、二哥长耿一道上山拣柴、采蘑菇、割猪草。遇上天旱，还和父亲一道去踩水车。大哥长寿干瘦干瘦的模样儿，挺老实；二哥长耿有一张圆圆的脸，爱说爱笑。哥俩有时带三弟去捉蚰蚰、逮画眉子玩。然而，每天天不亮，他们就得起床，扛上锄头、箩筐，到野外去拣狗屎，拣满一箩筐狗屎才回家吃早饭。那时节，小应龙才九岁。

小应龙是在十岁那年发蒙上学的。奶奶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他缝书包，还给他讲“锥刺骨”、“头悬梁”的故事。她千叮咛万嘱咐要孙儿像故事中的古人那样好好读书，给袁家争口气，长大做个有出息的人。

今日里，小应龙在水里游得多欢哪。学校有明文规定，不准学生擅自下河、下塘洗澡。他和其他小同学是在高年级大学生黄敬龙的秘密约定下偷偷下塘的。黄敬龙 15 岁了，是村小毕业班的学生。他长得白皮细肉的，说话有一股女人腔，同学们都喊他“假妹子”。孩童们悄然跑到山塘边，把衣服、书包放在水坝上，堆成一座小山。他们一会儿像鸭儿浮水，一会儿像小青蛙潜入水底……

敬龙是个精灵鬼，他先上岸，穿好衣裤，忽然抱着几个同伴的衣裤撒野般地跑了。

水中的几条“娃娃鱼”慌神了，仓皇地爬上岸，用手捂住他们觉得害羞的地方，一直追撵到学校……

姓秦的眼镜老师在他的寝室兼办公室处理着这件事。罚站，是学校当局处罚学生的惯用手段。应龙和几个光屁股同学耷拉着脑袋站在秦老师面前。几个小同学纷纷认了错，随后穿上衣裤回家去了。应龙却一直沉默不语。他思忖：黄敬龙是高年级同学，是他叫我下塘洗澡的，为啥他又告老师？要说错，敬龙的错最大。

秦老师在竹椅上正襟危坐。他要应龙先穿上衣裤，再认真反省。

秦老师在镜片后闪动着眼珠儿，他斥责这个调皮学生，说他态度不老实，要继续罚他。若连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学生都制服不下来，往后所

有调皮鬼都可能不再称他秦老师，而喊秦眼镜或秦瞎子。

一阵潮湿的夜风吹来，应龙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他觉得饥肠辘辘。此刻，他反感地盯着秦老师，再想想今天受到的欺侮和不公正待遇，一股无名火伴着他固有的野性突地喷发出来，他冷不防将秦老师正翘着的二郎腿朝上一抬，秦老师从椅座上仰面朝后倒去……随着吧嗒一声响，椅翻人倒，秦老师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上，半晌没有爬起来。

应龙也吓呆了，他赶紧上前去扶老师，连声道歉认错，瞪眼一看，地上有血。秦老师的后脑勺已摔了个窟窿，黑乎乎的血浸湿了头发，又顺着脖子流向背心。应龙吓哭了。

这事传到袁老爹耳朵里，这头绵羊变成了暴怒的狮子。他不是叫应龙罚站，而是强迫儿子跪下。他挥起牛鞭子就打……奶奶和母亲前来解劝也无济于事。鞭子噼噼啪啪嘶叫，应龙咬着牙轻声哼着。父亲的手在战抖，心在发痛：你这个不听话的畜生，我们省吃俭用盘你读书，你却辜负了我们一片苦心。你不好好读书，跑下塘里洗澡，老师教育你，你竟敢打老师?!“天地君亲师”的神牌子不是供在庄稼人的神龛上吗？打死你这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逆子。一气之下，袁老爹打断了三根牛鞭子。

大哥长寿和二哥长耿只能傻傻地站着，站得远远的，大气也不敢出一下。

母亲抱着儿子不停地哭泣，儿子身上那一道道鞭伤刺痛了慈母的心。应龙有错，但他不是牛，为啥要用牛鞭子抽他？她只能在心里诉说，她也不敢触一触盛怒下的男人。老奶奶可不同了，她连珠炮般地痛斥着儿子：“你这个没有血性的石头人，你咋个把亲生儿子朝死里打？虎毒不食子，要早晓得你是这个德性，当初真该把你甩到老虎口……”随后，她又跑到门外骂道，“黄家那个小杂种也不是个东西，恶人先告状，是他家那个开当铺、嫖女人的老子教唆的……”

小应龙被学校开除了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各种骂名像冰雹一样向袁家和小应龙袭来。夜里，应龙翻来覆去睡不安稳，他浑身疼痛难忍，脑子里尽出现些千奇百怪的东西。睡在他身边的奶奶安慰他、哄他。袁奶奶是个乐观、豁达的人，她年轻时节也念过几天私塾，还爱听游乡艺人说评书，唱大戏。眼下，她给孙儿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，讲王佐断臂的奇闻。她劝导说，大凡有作为的人，都要受一番皮肉之苦，就连岳飞精忠报国，也是因为岳母在他背上刺字的结果。

不吃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。她唠唠叨叨地说到半夜才打起呼噜来。

天上微露晨曦，应龙悄悄起床，蹑手蹑脚地推开房门……

一双赤脚踩着露珠在山路上疾走。他走得多匆忙啊，惊醒了小草梦，也惊得山雀在竹丛间扑腾。他要到哪儿去？山里孩子的秘密，只有大山知晓。

奶奶清早起床喂猪，发现孙儿不在了。她在家里找，又到房外叫，都没有应龙那熟悉稚嫩的应声。袁大爹和他女人也急了，全家老小四处找寻、打听。

他们在山塘边找到了应龙留在水坝上的衣裤……

袁大爹惊了，连衣服也没来得及脱，扑通一声扎进了水里。

奶奶急坏了，她跌跌撞撞地跑到山塘边上，望着茫茫阔水呼天喊地地哭闹着。她冲着儿子道：“砍脑壳的，你逼出人命了……快给我捞起来，是死是活也要给我捞起来……”多好的孙儿啊！冬天，他先上床给她暖被子；夏天，在太阳下帮她捉虱子……

乡亲邻里闻讯都赶来了。会水性的男人们轮流下水，虽经白日昼夜地打捞，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唉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

倔强、任性的小应龙出逃了。他恶作剧般地先到黄敬龙家门口撒了泡尿，然后在山塘边脱了家织布缝制的衣裤，赤条条地离开了生活了十一个冬夏的小渔坝。

他作出了一个多么荒唐、童稚的选择！

他编织了一个多么奇特、怪异的梦

### 三、命运之帆，漂向何方？他一涉世，就直面生活的大潮

黄昏时分，远山在紫蓝色炊烟的缭绕中显示出它虚幻的轮廓。月儿从铅灰的云朵里探出它蛋黄色的圆脸。在应龙眼里，这一轮皎好的圆月多像家乡黄澄澄的包谷粑，多像镇口上小贩木棒下的圆锅魁……

他在外瞎跑，一个好心肠的老妇人给了他一条遮羞的补疤裤。他又有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。他后悔起来，他反省着自己。爹打他是为了叫他学好。乡下人都说：不打不成人，黄荆条子下出好人。小娃娃都是在鞭子下长大的吗？他想，家里的人定在找我、思念我。妈妈哭肿了眼睛，奶奶睡在被窝里多孤单，还有那可怜的爹……

他朝回走。不，不能回去。我还没有进过城，听说城里有电灯、汽车，还有像山那么高的楼房。他常听奶奶讲“男儿有志奔四方”的故事，天地这样大，难道不能找碗饭吃？他决意做个有出息的人才回去。

他浪迹到县城，他遇到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。他随那些“马路天

使”们悠转到五州八县。他帮人放牛、踩盐水、拣煤渣。他也当过醉翁的“警卫员”，——当那些食客们大吃大喝之际，他守候一旁，俨然像个保镖；实则，眼珠儿早落进桌上的残汤碎肉里。在这“乞丐王国”里，云集着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父母双亡的，有父母离异的，还有被遗弃在路边的私生子。他从不摸别人的包包。有一次，他揭发了那个摸包包的、长着一身泡泡肉，绰号叫黑头的“国王”，挨了一顿拳脚，遂被开除了“国籍”。

他只身一人逃亡、漂泊。他畏缩在破庙里和菩萨做伴，他栖身在屋檐下和自己的影子做伴。

他时常哼着那古老而又愁悒的乡谣：

菜子花开哎遍坝黄，  
养儿养女呢费心肠，  
爹妈上了呢儿女当，  
落双空手见罗阎王。

小应龙走投无路了，饿了，他蜷曲在龙门山下的草坪上。昏睡中，他梦见了饭馆里像小宝塔样的粉蒸牛肉，梦见了呼呼嘭嘭直朝油锅里跳的“三大炮”……忽地，他觉得有人用脚在踢他，耳畔还传来火爆爆的叫骂：

“是哪儿来的野物，懒鬼？起来，要不老子踢断你的狗腿……”那人骂着又用脚去踢小应龙的屁股。

小应龙翻身爬起来，瞪圆两只眼睛，两只小拳头攥得紧紧的。在他眼里，面前这人像从阴曹地府中钻出来的老鬼：脑壳大大的，眼珠儿比豌豆大不了多少；一脸胡子长在核桃壳样的皮肤上。

“野物，还不快回家！这儿没有你吃的剩骨头……”这人名朱蕨子，他看上去老气横秋的模样儿，实际上他才三十来岁，还没有成家。他的小眼睛里充满了凶暴和幽默。他骨骼粗壮，脸廓的线条很硬，像大理石雕一般。他是龙门山石工队的当家人。他左腿有残疾，走路一瘸一簸的。外界对于他左腿致残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一说他是搞女人被打折腿的，另一说是他在山上采石头而摔断腿的。

小应龙一声不响地原地站着，他不敢再躺下，也不愿在恐吓声中逃遁。他愤懑地看着眼前这个像小丑样的凶神。

“还不快走？你眼睛瞎了？你没看见山垭口正开石放炮……”朱蕨子趑趄着腿跨前一步，伸手揪住小应龙的头发就朝路口下拖。霎时，那巨大而沉闷的炮声此起彼伏响起，山谷在轰鸣，大地在战栗。碎石腾空而起，